



# 鲁迅批判假革命和投降派文选

广西人民出版社

# 鲁迅批判假革命和投降派文选

广西大学中文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鲁迅批判假革命和投降派文选**

广西大学中文系编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13·78 定价：0.38 元

#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

“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

**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读点鲁迅**

## 目 录

|                 |           |
|-----------------|-----------|
| 编者的话            | ( 1 )     |
|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     | 任 平 ( 5 ) |
|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 ( 9 )     |
| 铲共大观            | ( 15 )    |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 ( 19 )    |
| 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      | ( 28 )    |
| 《伪自由书》后记        | ( 33 )    |
| “彻底”的底子         | ( 78 )    |
| 随便翻翻            | ( 80 )    |
| 答《戏》周刊编者信       | ( 87 )    |
| 三月的租界           | ( 94 )    |
|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 ( 99 )    |
|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 104 )   |
| 半夏小集            | ( 108 )   |
|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 ( 115 )   |
| “这也是生活”         | ( 134 )   |
| 死               | ( 141 )   |

|                     |       |
|---------------------|-------|
| 致肖军、肖红（1934年12月6日）  | （148） |
| 致肖军、肖红（1934年12月10日） | （153） |
| 致杨霁云（1934年12月18日）   | （157） |
| 致徐懋庸（1935年1月17日）    | （159） |
| 致肖军、肖红（1935年2月9日）   | （161） |
| 致肖军、肖红（1935年4月23日）  | （164） |
| 致胡风（1935年9月12日）     | （167） |
| 致曹靖华（1936年5月23日）    | （170） |
| 致时玳（1936年5月25日）     | （172） |
| 致欧阳山（1936年8月25日）    | （175） |
| 致杨霁云（1936年8月28日）    | （178） |
| 致王冶秋（1936年9月15日）    | （181） |
| 致台静农（1936年10月15日）   | （184） |

## 编 者 的 话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发扬鲁迅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刻，总是号召我们要“学鲁迅的榜样”，要把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座右铭。“千夫”，指的是敌人，他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孺子”，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他对于革命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主席还经常号召我们，要学习鲁迅著作，要“读点鲁迅”。鲁迅著作内容非常丰富，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鲁迅的著作，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洋溢着彻底的革命精神。”“学习鲁迅的著作，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学到宝贵的战斗经验和战斗本领。”〔1〕当前，在粉碎全

---

〔1〕摘自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鲁迅，永远进步》。

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斗争中，鲁迅的作品也发挥着巨大的战斗作用。我们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在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时候，读点鲁迅作品，也是非常必要的。

鲁迅在他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等三大敌人的斗争中，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鲁迅在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对于那一些钻进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借革命以营私”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扮着“比革命者还革命”的吓人鬼脸的投降派、假革命的反革命，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拿起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剥开他们的画皮，撕去他们的假面，暴露他们“拉大旗作为虎皮”搞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本质，深刻地指出他们从“内里蛀空”革命的严重危害性。这一种人，混在革命阵营内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干的却是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向着敌人献媚投降，出卖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勾当；他们唱着“团结”的高调，干的却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分裂革命阵营的勾当。他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帽子，以“鸣鞭”为职业，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势，动不动就给人加上“重得可怕”的罪名，打击别人，“把自己抬上去”。他们“自有一伙，狼狽

为奸”，明里是人，暗里是鬼，“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在三十年代，忠实执行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周扬、狄克（即张春桥）之流，就是这样的人物。鲁迅指出：“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的手里。”为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利益，鲁迅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这本书里，我们收入了鲁迅后期的杂文和书信二十八篇。在这些杂文和书信中，鲁迅对于当时混在革命阵营内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假革命和投降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些杂文和书信虽然是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与中期写的，但是，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十分亲切，深受教益。它对于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揭露和批判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叛徒、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类新老反革命分子结成的黑帮——王张江姚“四人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斗正未有穷期”，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将鼓舞我们不断前进，永远进击。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牢记“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学习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为了辅助读者阅读和理解这一些杂文和书信，我们学习

并吸收已经出版的鲁迅著作的注释和研究成果，加上了一些题解和注释，以供参考。由于我们的学习不够和水平低，不妥和错误之处，恐仍不少，诚恳地希望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

任 平

在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本报重新发表鲁迅在逝世前半年写的《三月的租界》这篇杂文。学习鲁迅这篇杂文，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识别和揭露那些早就混入革命队伍的假革命和投降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鲁迅这篇杂文，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有力批判。一九三五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鲁迅曾经公开地、明确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王明指使周扬等“四条汉子”背着鲁迅，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拼凑一个“中国文艺家协会”，竭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鲁迅不仅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口号。鲁迅的革命立场和正确主张，引起周扬等“四条汉子”的不满和仇恨。他们使用了许多卑劣的手段，加紧对病中的鲁迅实行围攻。鲁迅在致

友人信中曾经愤慨地说：“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鲁迅所反击的二文中，有一篇就是痛斥一个化名为“狄克”的小丑的。

这个“狄克”，在当时上海一家反动报纸《大晚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黑文章，以评论小说《八月的乡村》为名，阴险恶毒地影射和诋毁鲁迅。原因是鲁迅为《八月的乡村》写过序，热情地肯定了这本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小说，“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首先是周扬骂了这本小说，随后“狄克”跟着就炮制出这篇黑文章，站在右倾投降主义立场，摆出一副奴隶管家的架势，对小说横加指责。这个“狄克”，自己舒舒服服地蹲在“三月的租界”里，同苦难的东北人民相隔十万八千里，对他们的斗争更是茫然无知，却装腔作势地指责小说“还不真实”，作者“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应该在东北“长时间的学习”，“再丰富了自己以后”再写，云云。这个“狄克”把鲁迅对进步文学作品的热情支持，诬蔑为“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这篇黑文还特意用了个他们惯用的蛮横吓人的题

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他们要“批判”的矛头所向，清清楚楚，就是要鲁迅向他们那种排除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宗派行帮屈服，向他们那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屈服。

鲁迅一眼看穿“狄克”这种“人面东西”的真面目。他尖锐地指出：“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因为，凡“是假革命的反革命”，大抵都是躲藏在敌人的卵翼之下，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利用他们那种特殊身份和特殊条件，干特殊的反革命勾当。在敌人面前冷言冷语地指责革命内部，“公正”之态可掬，其实是帮凶和投降派的卑劣行径。鲁迅的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剥开这个化名“狄克”的“好心”，完全是反革命的黑心。

这个“狄克”是何许人也？翻开历史一查，原来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一条钻在革命营垒里的“蛀虫”。就是这个“狄克”，是当时大喊大叫“建立了国防文学底线”，围攻鲁迅的“英雄”之一，是“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打手。这篇黑文章，就是他的反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罪证。

鲁迅指出：这个“狄克”之所以要这样跳，这样叫嚷，“其实是在向‘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或替‘他们’缴械。”鲁迅的话象一把利刃，一下子就把“狄克”之流的画皮戳穿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鲁迅曾在《八月的乡村》序里，指出这

部书“有碍”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心的征服”，“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鲁迅当时断言：“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果然，《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这个“狄克”就跳出来扮演替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卖命的可耻角色。在他的“革命”、“正确”、“公正”的假面具下，实实在在地隐藏着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四十年前向敌人“献媚”、“替‘他们’缴械”的投降派，四十年后成为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当年充当反动统治者的帮凶，现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结成一帮，狼狈为奸，妄图篡党夺权。请看，他这种“假革命的反革命”生涯，几十年来，不正是一脉相承的吗？这种人，不管他怎样变色龙似地狡猾诡诈，不管他怎样豺狼般地凶残险毒，也不管他怎样从三十年代一直隐藏到今天，直至伪装“左派”，爬上高位，摇唇鼓舌，欺世盗名，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尖锐、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出现几个阴谋家、野心家，是不足为怪的。只要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和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往而不胜的锐利武器，象鲁迅那样永远进击，那么，任何“狄克”之类的跳梁小丑，都只能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载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一九二七年)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sup>(1)</sup>，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

- 
- 本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期。从来未收入鲁迅的文集，一九七五年由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同志发现。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进行的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和领导下，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各地工农武装的直接配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不到半年时间，革命力量迅速从广东扩展到长江流域，上海、南京的收复，达到了北伐胜利的高潮。但是在胜利高潮的背后，潜伏着极大的危机。当时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虽然还没有公开破裂，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接二连三制造事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蒋介石则一味妥协退让，革命正处于一个十分危急的关头。

在北伐战争胜利的高潮中，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鲁迅写下了这篇杂文。他根据列宁的教导，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诫革命人民在胜利时刻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如何保持革命警惕，尖锐地指出投机分子混进革命阵营败坏革命的危险性，响亮地提出了“永远进击”的战斗口号。鲁迅总结的这些宝贵经验，今天对我们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仍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sup>(2)</sup>，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sup>(3)</sup>，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sup>(4)</sup>毁掉了，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sup>(5)</sup>，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sup>(6)</sup>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sup>(7)</sup>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sup>(8)</sup>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sup>(9)</sup>。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家<sup>(10)</sup>，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